

高原馬道

黃 健



盖 馬 高 原

[朝鮮] 黃 健 著

冰 蔚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72551

황 전

개 마 고 원

朝鮮作家同盟出版社

1956年12月，平壤

蓋馬高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612 字数 314,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82}$ 印张 14 插页 1

1960年8月北京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定价 (3) 1.30元

統一書号: 10049·1612

定 价: 1.30 元

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大雨傾盆。金敬錫离家两个月，又回来了。雨水濕透了衣服，把衬衣跟皮肉粘在一起。敬錫两手插在褲兜里，快步如飞。虽說是选择深更半夜这个时辰回来，可是，說实在的，还得謝謝这场大雨。敬錫感到自己活象一只失去自由受尽虐待的野兽。

敬錫从三水那边下来，走到村口自己家附近的时候，就舍弃大路，钻到庄稼地里去了。雨水过多，地壟粘糊糊地直往下陷。敬錫吃力地挪着步子，来到自己家的篱笆外头，繞了一个弯，然后朝猪圈走去。敬錫抓住一棵小树，縱身跳进猪圈。心里噗咚噗咚直跳，不由地朝四下看了看。除了嘩嘩不停的雨声和一片漆黑中隱約可見的雨柱之外，什么也沒有。敬錫这才又移动脚步，从屋后走到厨房門口。

糊有厚厚一层报纸的窗戶，映着微弱的灯光。他找到一个破洞，把脸貼上去。雨声很大，屋里鴉雀无声。爹和往常一样，披着旧坎肩，泥菩薩似地守着炕上的泥炉^①，叭噠叭噠 嘖着烟袋。靠里是年幼的敬勛，蜷曲着朝炕梢躺着，身上盖有鑲紅条的被子。再往里，十八岁的敬玉盖着被单躺在那里，留着短发的头

① 用泥做的固定火炉。

冲着里面。炕头上，麻杆抹上熟油做的灯芯，红色火苗清晰可辨，照亮了小隔间的墙柱。里面看不清，妈似乎还没有躺下，正在做什么……。也不知奶奶睡着了没有，反正大概是回屋躺下了。……牛棚里的牛，隔着料槽，只能看见两只角。狗也没发现有人来。

雨越下越大，夜越来越深。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有人来玩。即使有人来探听动静，也不可能坐到现在。本来就心情沉重的爹妈，这阵子还没睡，看来一定是因为挂念他而更加心事重重。

敬锡轻轻拉了一下厨房的门环。门幸好没有插，就一步跨进去。

黑狗从牛槽底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摇了摇尾巴。它大概认出是主人。狗一连汪汪叫了几声，围着敬锡直打转。

爹的动作虽然很迟钝，但望着这边的眼睛却越睁越大，烟袋也从长着稀疏的胡子的嘴上拿下来。坐在隔间的妈，没等爹开口，就先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

“你……你，敬锡，怎么回来的？”

儿子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现在眼前，妈又喜又怕，傻傻睁睁的，不知怎样才好了。她看了看爹，又慌忙查看了一下外屋和厨房的门，然后才走到敬锡身边。

“湿成这样子……快上来，随便换一件穿上吧。……”

妈拼命压低嗓门，望了望挂着破衣服的墙，到里屋去了。

爹捏着烟袋，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的脸冲着灯底下的敬锡，可是却不看他。

敬锡借着灯光看了看自己落汤鸡似的身体，走到炕梢，摘下便帽擤干，胡乱丢在炕头，然后把腿一叉，坐了下来。接着，又用发僵的手指吃力地慢慢解开劳动鞋的带子。

媽从里屋拿着干得发响的麻布衣服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坐在脫完鞋又脫袜子的儿子背后。

“淋了一整天吧？……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啦？一定吃了不少苦……。”

媽的嗓門又低又顫，泪珠从她那滿是皺紋的眼角滾下來。媽猛然想起給儿子拿來了衣服，就連忙把手里的衣服放在儿子身边，然后轉過身去，一面搖擺一面沙啞着嗓子斷斷續續地低聲呼喚孩子：

“哎，敬玉……你哥哥回來了！哎，敬勛，你哥哥回來了。哎，敬勛……。”

敬玉掀開被單，慌慌張張地坐起來，顧不得身上穿的是乳胸微露的無袖連衣襯裙：

“哎呀，是哥哥回來啦！……哥哥怎么回來的？”

敬玉又驚又喜，两只水靈靈的黑眼睛盯着哥哥，不知怎样才好了。她馬上發覺自己還光着膀子，就連忙拉過粗麻布被單，蓋在身上。

這時，奶奶慢騰騰从外屋走進正屋來。

“聽說逃跑了……到底回來啦……。”

低沉緩慢的聲音，夾雜着悲嘆和干哭。她的眼圈布滿了皺紋，象一個蜘蛛網。晦暗干燥的眼睛，也不知要怎样看敬錫才好。

還沒完全清醒的敬勛，把放在被子上的褂子拉到面前，莫名其妙地看着哥哥的動作，一個勁地發愣。

敬錫把上衣胡乱擰了一下，就拿着干衣服到后屋換上，走了出來。敬玉給他收拾出一塊地方，他就在全家當中倚着牆無力地坐下來。

敬錫好象經受不住全家人集中到他身上的視線，看了一下媽和敬玉的面孔，又看了一下敬勛。他沒有看爹和奶奶，就無力地把視線落到自己撫着膝蓋的手背上。看來，經過一陣緊張，疲勞和彷徨一下子包圍了他。他感到自己雖然掙斷了身上的鎖鏈和繩索，逃了出來，可是那鎖鏈和繩索不僅跟蹤而來，而且還會把他重新套起來拉走。他恨不得把自己茫茫的處境撕成碎片，也恨不得把那握着無形的鎖鏈和繩索的仇敵的手咬掉。憂郁和憤恨充滿了他的胸膛，眼圈不由地熱了。

“這些日子都在哪里來着？……難道回家來就會平安無事嗎？”

敬錫耷拉着眼皮，什麼也沒有說。他沒有回答媽的問話。過了一會兒，卻反問了一句：

“駐在所來查過嗎？”

聲音很低，又粗又重。

“不知來過多少次了。你爹給抓去三回，挨了許多打，关了六天才出來。硬說你回來了，家里把你藏起來了……。”

“現在還這樣嗎？”

“是啊，虽说這幾天沒什麼動靜……。”

敬錫又無力地垂下眼皮，低下頭去。媽一個勁盯着兒子。他那又黑又結實的脸，整天不敢露面，又吃過不少苦頭，加上給雨一沖，就象漿過的白布一樣蒼白。媽的心象刀絞一樣痛。全家人也都是這樣。可是，一想起敬錫，媽比誰的心都難過。她坐臥不寧，眼前仿佛遮上了一層濃霧。哪個母親不愛自己的孩子？他那又黑又粗又結實的面孔，他那虎背熊腰，在年青人當中，顯得十分穩重堅強，使人感到驕傲。媽時時刻刻都期待着兒子忽然從什麼角落里跳出來，擁抱五內如焚的母親。媽一向

用心撫育兒子，並且為這樣的兒子而自豪。兒子小的時候，媽擔心他跟村里的孩子打架，可是他並不胡亂打架。他從來不招惹別人，不過壞孩子欺侮軟弱的孩子的时候，他却从不姑息，也从不因為是別人的事而不聞不問。每當這時候，媽雖然為兒子擔心，但也為別人夸奖自己的兒子而驕傲。兒子今年才二十二歲，然而，對於妹妹和弟弟，却是一個不多說話的大人一樣嚴肅的哥哥。

媽回憶起兒子幼時的情況。媽到江邊洗衣服或到水碾子旁邊碾米的時候，常常叫五六歲的敬錫看家。回來的時候，已然過了两三個鐘頭，小家伙仍舊象媽出門時一樣坐在廊台上。看見媽頭上頂着木盆回來，他一笑也不笑。這些，都象今天早上發生的事一樣歷歷在目。

媽重又問了一句：

“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裡啦？”

敬錫這才耷拉着眼皮慢吞吞地回答：

“躲在柳樹溝……姑媽家。”

“叫他們担惊受怕了。……那麼，你是從什麼地方怎樣逃出來的呢？……”

“岭下到白岩的路上……從火車上跳下來的。我假裝上廁所，趁人多，溜到車門口……。寧肯摔死，也不能白白送死……。拚着一條命，我就跳下來了。”

“沒有摔傷嗎？”

“跳下來以後，馬上就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到了姑媽家，病了幾天。”

媽不由地嘆了一口氣：

“家裡哪裡知道這些啊，只聽說你逃跑了，擔心弄不好會給

抓回去……。也許不回家更好些……。”

奶奶嘴唇蠕動了一陣，說道：

“你姑媽家……住在那里倒好些。回家來……更容易給抓去……。”

敬玉听了這話，很不滿意，烏黑的眼睛瞥了奶奶一下。

奶奶沒有理會敬玉的眼色，繼續自言自語：

“義兵^①打鬼子那年，你爷爷……要不是在家里，……也不會那樣死掉。”

敬玉烏黑的眼睛又瞥了奶奶一眼，嘟囔道：

“奶奶老說從前的事……。”

敬玉平常總嫌奶奶羅嗦，老把八輩子以前的事挂在口上。她現在只希望減輕哥哥心中的痛苦，對哥哥的同情和愛護超過了一切。

“你知道什麼！……”奶奶把臉扭向敬玉，提高嗓門，“你們不知道……日本鬼子多狠毒！”

“怎麼不知道……。”

“哎，你又頂嘴！”母親說了女兒一句。她一向懼怕嚴厲的婆婆，但又不能對倔強的女兒過分強硬。

“你大概餓了……。”

媽早就想到了這一點，心里一慌，竟忘記了。她起身走到灶口，坐了下來。晚上煮的粥一點沒剩。她打算煮點土豆。提着小鐵鍋在廚房灶坑里煮，可以不必擔心火光照到外面去，何況外面雨又很大。媽一面洗鍋台上的小鐵鍋，一面听他們在她背

① 一九〇七年爆發的反日武裝起義，正式名稱為“義兵運動”，洪范圖是領導人之一。

后談話。①

早已听慣奶奶和敬玉拌嘴的敬錫，好象与她們没有关系似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

“本来想在姑媽家呆些日子，可又实在过意不去……。”

媽心里說：“是啊。”自己家里这样，那边的情况也不难想象。“供出”②一年比一年厉害，連粮食囤子的底儿也給刮走了；人手也給“征用”③和“征兵”征光了，給“报国队”④拉光了。这陣子，五六月里，正是最难过的时候。姑媽倒没有什么，姑爹本来就胆小怕事，逃避兵役的表侄的到来，在他看来簡直是滔天大禍。

“姑爹大概什么怪話都說了……。”敬玉自言自語地說。她的确这样想。

屋里沉靜了片刻。

“这些日子，村里沒有什么事嗎？”

敬錫望了望媽。

“会有什么事！……家家都在喊沒东西下鍋。……又叫‘供出’銅器……。头几天，不少人給抓去当了‘报国队’。反正不打算給你留下一个成年人！……”

“征兵沒有？”

“昨天，又是一批。……你走了沒有半月，又拉走了十三个。这几天，听說又要征。……听說女人也要征去当什么‘精神队’……。”

① 当地的房子厨房和炕連在一起，中間沒有隔牆。

② 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朝鮮人民繳納粮食。

③ 即强拉民伕。

④ 强拉民伕的一种名目。

“咱們面^①里，已經有五個婦女給征去當了‘精神隊’……。”

敬錫早就聽說過用“婦女精神隊”的名目把婦女抓去送到工廠做工或送到軍隊充當士兵的“慰勞品”的事。

敬錫擔心敬玉的前途，也想起了順姬。

“順姬沒有什麼嗎？”

敬錫這回問敬玉。

“沒有什麼……。”

敬錫想，兩個月當中，也許會發生什麼事。順姬的爹最近當了警防團長，她的遠房哥哥是面長，堂伯鄭泰基則是面里最有財勢的人。這些雖然令人不快，但是在這樣的人家，不會被征入“精神隊”倒是理所當然的。

“順姬倒沒有什麼事，”媽忧愁中帶着幾分憤恨說，“這些日子，鄭泰基又慫恿順姬爹，叫把順姬許給邑城從前提過的那個人，嚷得可厲害啦……。”

敬玉連忙扭過臉去，斜了媽一眼，

“媽怎麼什麼都說……也不是頭一回……。”

她打算讓哥哥心情好些。

可是敬錫不可能放過這句話：

“結果怎樣？順姬聽從了嗎？”

“順姬怎麼會聽！跟訂婚時一樣唄。……她爹另有算盤，哪管哥哥是活着回來還是死着回來！聽說順姬爹叫順姬打消跟這頭結婚的念頭，順姬跑到後屋哭了一整天，忿忿地說她爹把人跟人的事當做買雞賣狗……。”

過去和現在，敬錫從未有過不相信順姬的想法，但是卻恨

① 行政區劃，相當於區。

透了老奸巨猾的順姬爹鄭泰岳和操縱順姬爹、比順姬爹更陰險的鄭泰基——這家伙是道評議員候選人和全面最大的地主、財主、實業家，有权有勢，飛揚拔扈，盛氣凌人。想起他們，敬錫就怒不可遏，心里象有一團烈火在燃燒。當初訂婚的時候就不順利，左思右想總覺得不夠十全十美；尤其令人憤慨的是，順姬爹根本就瞧不起自己，嫌自己家境貧寒，沒法兒過日子。被抓去當兵的時候，同順姬相反，她爹和鄭泰基似乎不是難過而是高興，當時自己看到這種情形，非常不痛快。現在想來，說不定還是他們勾結當面長的本家侄子把自己提前抓走的哩！他們也許懷着這樣的鬼胎；如果抓去當兵給打死了，當初的訂婚自然就會不了了之，而他們則可以另找一個對自己事業有利的有权有勢的人家結親——他們早就想攀這麼一門親。

不管怎樣，當初訂婚的時候也好，經過長期相愛發展到今天也好，他從來沒有背棄過順姬；也從來沒有打算讓她屬於別人。她爹和她大伯雖然是仇人，可是對順姬，不但沒有這種想法，反而只覺得她那永遠不變的誠摯的心，更加珍貴，令人感激不盡。

“噢，最近還有風聲嗎？”

“這幾天沒有動靜了，不知又在搞什麼名堂！……”

敬錫沒有再問。自己既然已經是被奪去自由的人，狗東西們當然會繼續欺騙順姬，決不可能拋棄蓄謀已久的詭計。他只好在心里狠狠地說：“狗東西們，走着瞧吧！”——當初訂婚的時候，也這樣發過狠。

沒有一個人再開口，只能聽到外面傳來的雨聲和媽洗土豆的聲音。

一直沒開口的爹，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轉過身去，對着燈火嘖

烟袋，敬勛則睡眼蒙眬地把衣襟扯到肩头。

这时，厨房里的狗蓦地爬起来，跑到門口挠門檻。成天提心吊胆的媽，仔細瞧了瞧狗的样子，回头看着敬錫說：

“快到后屋去，說不定会窜进一个人……。”

敬錫沒有动，只是望着狗正在挠的厨房門。

外面，嘩嘩的雨声更大了。他想着全家的苦境，想着亲爱的人的命运，心中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感，呆呆地坐在那里，活象打完場以后装满米的口袋。敬錫虽然已經回到自己的家，但是由于面对着各种令人忧愁和憤恨的事，由于不知道哪一天應該怎样結束这沒有尽头的日子，心就象三十晚上一样，一团漆黑。

二

敬錫白天一整天都躲在小仓房的粮囤里，深夜才到后屋来，第二天天不亮就又回去。他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单調而又寂寞的日子。长了这么大，他倒沒有經過什么风波。不过他心里从来没有象現在这样烈火似地燃烧，也从来没有象現在这样一肚子冤屈。躺在漆黑的粮囤里，一天到晚望着灰白的椽子和椽子当中的秫秸，望久了，心就感到象要炸裂开来，翻来复去，簡直不知道怎样才好。象潮水席卷沙島上的草一样，每天都要經過这么几次。他不知不觉地唉声叹气，一会儿伸腿，一会儿弯腿，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着，一会儿又扶着粮囤边儿站起来。从門縫和板牆縫里可以看到一綫阳光照耀下的明亮土地和一叶草的叶梢。他总是呆呆地看很久。他是多么爱大气中自由的光綫和草叶

呵！敬錫簡直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隨便可以開的門就在眼前，卻只能在黑暗中望着它；朝夕相處的人們和村里的山河就在身邊，卻絲毫不能接觸。不說不能自由同家里人在一起，就連寤寐不忘的順姬，雖然只隔着幾個門口，也是無法見面。即使是光綫吧，心里也很想自由地看一看，可又不被容許，只能無聊地朝着黑暗的天篷和屋角干瞪眼。蓬亂的長發，暗淡無光的眼睛，活象關在籠子裡的一頭疲憊的野獸。但是，野獸不也還能從籠子裡自由地了望天空嗎？不也有時隔着籠子高興地看看花園和樹林嗎？敬錫躲在象全家死光了的人家的空無粒粟的糧囤裡，唯一的朋友就是順着圍壁爬來爬去蝨牆蠹柱的小蟲和老鼠。倚着糧囤站起來，從狹窄的板縫裡朝外界望去，望一大陣，閉上暗無光彩的眼睛，輕輕嘆一口氣，衝動起來，恨不得大哭一場，恨不得把遮住胸膛的衣服撕個粉碎，恨不得把糧囤和板牆踢倒，跑到外邊去，奔向着自己的槍和刀，血拼！

儘管這樣苦，敬錫也不願意白白死去。他認為，終有一天能夠獲得自由。這種一定會獲得自由的想法雖然渺茫，而且他也沒有關於遙遠的未來的計劃，但是不管怎樣，要活下去。他喜歡將來與家里人、朋友和親近的人們同甘共苦，同起同坐，分清是非，愛善憎惡。他多麼想為朋友們的結婚而高興，多麼想幫助村里去世的人家辦喪事，又多麼想在辦完這樣的事以後回到家里，不是在一攬土豆上下工夫，就是好好喂喂牛，让它快快長大，用力干活——就是說，讓光陰在勞動中不知不覺地流逝。在田里干了一天活，回到昨天曾經睡得很晚而且沒有使他消除疲勞的床鋪上，會有多麼香甜！其實，自己的一生現在才是開始。只有從現在起，自己才分清瞭各種事物的好壞。即使將來有無數懸崖絕壁橫在面前，也要到山里去與鹿獐為友，想新的辦法過活，

决不能死去，敬錫不由地渾身发抖，心里說：“不可能永远这样，那怕天塌下来……。即使天塌下来，压不死你們这班家伙，我也要托住天冲出，用脑袋拼你們丑恶阴险的脸……。”

他就是这样打发着日子。每天晚上直到人們停止往来的时候，才从小仓房来到后屋。在長時間的凄寂和不安中，想到故乡山崗上去站一会儿，又不可能，心中千头万緒有如乱麻。隔着一扇門，那面就是里屋和正屋，可以想象得到，全家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难过而感到异常痛苦。

敬錫来到后屋，直到深夜，全家沒有一個人打算回到床鋪上去睡。白天頑皮了一整天，晚上坐在那里讀着書或跟奶奶講着話就会睡倒的敬勛，現在明明很晚了，也不想去睡。虽然沒有說話，年幼的敬勛似乎也在为处境与別人不同、受苦受难的哥哥担心。知道哥哥的事不能对人說的敬勛，默默地看着媽和姐姐。

同往常一样，爹和媽根本就不想睡。爹天天重复地做活——从田里回来以后，去收拾牲口圈，打扫院子，鋤牛料。做完这些事，晚上再去一趟村里，然后慢騰騰地走回来坐在灯下，默默地抽烟，抽很久很久。隔着短烟袋上的烟霧，呆呆地望着吃料的牛，还不时越过灯火朝厨房吐唾沫。敬錫感到爹这唾沫似乎比黃蓮还苦。爹刚刚五十出头，可是头发已經花白，給太阳晒黑的脸，布满了銅絲般又粗又硬的皺紋。五十年来无法对人吐訴的苦楚和回忆，現在忍无可忍，似乎想在唾沫里吐出来，吐得干干净净，又似乎要咕嘟咕嘟地嚥下肚去。爹装上烟，把短烟袋送到长滿胡須的嘴里。敬錫突然发现爹的手背和手指竟是那样瘦削干癟，骨节大得出奇。这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这粗大的骨节里，装满了爹一辈子的辛酸和各种回忆。沉默之中，爹那迟鈍的

目光，一直盯着它們。敬錫想，自己的事虽然令人焦急，但爹那瘦骨嶙峋的手，不正象自己蒼茫的前途一样，到头来終会給骨节吞掉，再也不会动弹了嗎？虽說他为儿子的事更加翻来复去睡不着，不过事到临头，不用說高兴的事，就是糟糕的事，也不放在心上。爹沒有其它办法，始終如一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所有生活在厚峙岭北边高原地带的貧苦农民，都租种着一块巴掌大小的熟田，两三天就可以种完。为了生活，他們只好花費很大的力气和時間去开山地垦火田。当你把树砍倒，点火燃烧的时候，要是給山林看守和警察看見，不是挨打就是給关进监牢。这已經成了家常便飯。田地开出来以后，头几年还能种点元麦和大麦，夹种一些土豆，过了三、四年，因为山高坡陡，无法施肥，地就沒有劲再长东西了。每到雨季的时候，山地給雨水泡得发粘，坑坑洼洼，連犁都使不动。因此，开垦火田，不是加一把劲就能够办得到的，非豁出命来干不可。为了活命，咬着牙翻山越岭到另外一个山谷开出一块田地，过不了多久，又小又弱的谷子就会給杂草埋沒，一点也看不見了。衰老下来的爹的命运，如同在这样的田地上刮过一陣冷风。几十年来，債主們經常逼債，什么話都罵，簡直等于掏走了他的心。要想知道給人家罵了多少遍，那就数数他的白头发吧。爹已經变得这样蒼老，这样衰弱了。誰知指望养老的儿子，成人以后，反而成了負担。

在压迫和貧困中度过一生的爹，不抱怨任何人，只是怪自己命不好。

对于媽，敬錫的心情当然也跟平常不一样。

媽平常不是补补連連，就是把破布拼起来做衣服，要不就在膝头扣只瓢搓麻。从秋天起，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媽总是手不离麻。她用麻織成麻布，給全家做衣服。一年到头，全家差不多都